



5
6
7
8
9
30
1
2
3
4
5
6
7
8
9
40
1
2
3
4
5
6
7
8
9
50
1
2
3
4
5
6
7
8
9
10

門 13
號 3466
卷 6

刻孔聖全書卷之十一

弟子問

問

顏淵問于孔子曰何以爲身子曰恭敬忠信而已矣
恭則遠于患敬則人愛之忠則和于衆信則人任之
勤此四者可以正國豈特一身者哉

又

顏回問君子孔子曰愛近仁度近智爲己不重爲人
不輕君子也夫顏回問小人孔子曰毀人之善以爲
辨狡許懷詐以爲智幸人之有過耻學而羞不能小
人也

顏回謂子路曰力猛于德而得其死者鮮矣盍慎諸

子思子言
焉叔孫武叔見于顏回。武叔多稱人之過而已。評論之。顏回曰。吾聞諸夫子曰。言人之惡。非所以美也。言人之枉。非所以正也。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

又

顏淵問於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達乎性情之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遊氣之原。若此可謂成人。既知天道。行以仁義。飭以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又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何謂也。曰。

回坐忘矣。仲尼蹙然曰。何謂坐忘。回也墮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于太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

又

顏淵問于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辨亦辨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罣而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

又

顏淵問于孔子曰。淵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

子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曰夫
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
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于人也終身無患難其
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雖上古聖人亦如此
而已

衛將軍文子問

衛將軍文子問于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
以詩書而道之以孝弟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
後成之以文德入室升堂者七十餘人其孰為賢子
貢對之不知文子曰請問其行子貢曰夫能夙興夜
寐諷頌崇禮行不二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若
逢有德之君出受顚命不失厥名在貧如客使其臣

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非是冉雍之行也不畏
強禦不侮鰥寡其言循性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
和之以文強乎武孔文不勝其質恭老慈幼不忘賓
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是冉求之行也孔子語之曰
好學則知卹孤則惠恭則近禮勤則有繼齊莊而能
肅志通而好禮擴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
之行也孔子曰二三子欲學賓客之禮者其于赤乎
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先王難之其貌恭
其德敷其言于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
浩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
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行夫四德者也羨功不
伐貴位不善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顚孫師之行也

孔子曰其不伐猶可能也其不斂百姓則仁也夫子以其仁爲大學之深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于民矣庚行于己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先成其德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獨居思仁公言仁義二日三復白圭之玷此宮縮之行也自見孔子未嘗越禮足不履影啓蟬不殺方喪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凡此諸子賜之所親觀者也五子有問而命賜賜也固不足以知賢

賜問

孔子燕居子貢攝衣而前曰弟子事夫子有矣矣才竭而智罷振于學問不能復進請一休焉孔子曰賜

也欲馬休乎曰賜欲休于事君孔子曰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爲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于事父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求錫爾類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于事兄第孔子曰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由賜欲休于耕田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爲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子貢曰君子才有休乎孔子曰闔棺事乃止播耳不知其時之易遷今此之謂君子所休也故學而不已闔棺乃止詩曰日就月將言學者也

又問

子貢問于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何也為玉之寡而珉之多乎孔子曰非為玉之寡故貴之珉之多故賤之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溫潤而澤仁也缜密以栗智也廉而不剝羨也垂之如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而長其終則謳焉樂矣瑕不掩瑜不掩瑕忠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主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又問

孔子閑居子貢侍坐請問為人之道奈何孔子曰善哉爾之間也為人下其猶王乎子貢未達孔子曰夫士者掘之得甘泉焉樹之得五穀焉草木植焉禽

獸魚鱉遂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勞不言賞世不絕故曰能為下者其惟土乎子貢曰賜雖不敏請事斯語詩曰式禮莫愆

三子問

孔子閒居子張子貢子游侍坐論及于禮孔子曰吾語女以禮子貢越位而對曰敢問何如子由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為此中都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子貢退子游進曰敢問禮子曰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禘嘗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

死喪也。射享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享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而已。是故居家有禮。故長幼辨。閨門有禮。故三族和睦。朝廷有禮。故官爵序。田獵有禮。故戎事閑。軍旅有禮。故武功成。言遊退。子張進曰。敢問禮何謂也。子曰。治國而無禮。辟猶瞽之無目。何以見。故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自無所聞見。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勢。是故古之君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矣。

曾子問

孔子曰。吾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悅不若已者處。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始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

賜又問四子。

子貢問于仲尼曰。顏淵之為人也。何若。曰。回之信賢于丘也。曰。賜之為人也。何若。曰。賜之敏賢于回也。曰。由之為人也。何若。曰。由之勇賢于丘也。曰。師之為人也。何若。曰。師之莊賢于丘也。子貢避席而問曰。子何。

為事先生曰。坐吾語文。固能信而不能變。賜能敏而不能屈。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同。義此四者。丘不爲也。夫所謂至聖之士。必見進退之利。屈伸之用者也。

由問

子路問于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無也。君子之脩行也。其未得也。則樂其志。既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得也。患弗得之。既得之。又患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朝之樂。

又

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仲由問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實。下以孚乎。

又

子路問于孔子曰。由聞丈夫居世。富貴豈不能有益于物。處貧賤之中。而不能屈節。以求伸。則不足以論乎人之域矣。孔子曰君子之行。已期于必達。于己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故屈節者。可以有待。求伸者。所及時。是以雖受屈。而不毀其節。志大而不犯於羣。

又

子路問于孔子曰。有人于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名不稱孝。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教。與辭不順。與色不悅。與今盡力。事親而無三

者之缺何謂無孝之名乎

商問

子襄問于孔子曰。三年之喪無避金革之事者。禮與孔子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人亦不奪其親也。金革之事無避者。吾聞諸老聃矣。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冉求問

冉求問于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耶。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者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耶。無古無今無始無終。

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有待耶。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耶。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于是者也。

孔篾問

孔篾問行己之道。子曰。知而弗爲。莫如弗知。親而弗信。莫如勿親。樂之方至。樂而弗驕。患之所至。患而弗憂。孔篾曰。行己已乎。子曰。攻其所不能。備其所不足。毋以其所不能。疑人。毋以其所能。驕人。終日言無遺已。之憂。終日行無遺已。之患。惟智者能之。

言偃問

子游問喪之具。孔子曰。稱家之有無焉。曰有無惡乎齊。孔子曰。有也。則無過禮苟亡矣。歎手足形還塗。槨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故夫喪亡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赤問

公西赤問于孔子曰。大夫以罪免卒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大夫廢其事終葬不仕。死則葬之以禮。

弟子問

昔夫子當遠行。使弟子持兩具已而果兩。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臨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月宿畢竟不雨。

子張問女嫁

離宿也。畢星好。雨月陰。象離于畢。則有雨。

子張曰。女子必漸乎二十而後嫁。何也。孔子曰。十五許嫁而後從夫。是陽動而陰應。男唱而女隨之。義也。以為纘紝。紝織紅者。女子之所有事也。黼黻文章之義婦人之所有大功也。必十五以往。漸乎二十。然後可以通乎此事。通乎此事。然後乃能上以孝于舅姑。下以事夫養子也。

宰我問梁丘據

宰我使于齊。而反見夫子問曰。梁丘據遇祿毒三旬。而後瘳。朝齊君。齊君會大夫衆賓。而慶焉。弟子與在賓列。大夫衆賓。並復獻攻瘞之方。弟子謂之曰。夫所

以獻方將為病也。今梁丘已瘳矣。諸夫子乃復獻方。方將安施意哉。梁丘太夫復有毀害。當用之乎。衆坐默然無辭。弟子此言何如。夫子曰。汝說非也。夫三折肱為良醫。梁丘子遇虺毒而獲療。猶有與之同疾者。衆人為此。故各言其方。欲售之以醫人之疾也。凡言其方者。稱其良也。且以參據所以已之之方。優劣耳。

又問君子

宰我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為辭。尚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辭富說。非所聽也。惟知者不失理。孔子曰。吾于寧取其言之近類也。于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

子張問聖人受命

子張問曰。聖人受命必受諸天。而書云受終于文祖。何也。孔子曰。受命于天者。湯武是也。受命于人者。舜禹是也。夫不讀詩書易春秋。則不知聖人之心。又無以別堯舜之禡。湯武之伐也。

又問有鰥在下

子張問曰。禮丈夫三十而室。曾者舜三十登庸而書云。有鰥在下。曰。虞舜。何謂也。襄師聞諸夫子曰。聖人在上。君子在位。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堯為天子。而有鰥在下。何也。孔子曰。夫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後娶。古今通義也。舜父瞽母嚚。冥克圖室家之端焉。故逮三十而謂之鰥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父母在。則宜圖婚。若已沒。則已之娶。必告其廟。今舜之鰥

乃父母之頑嚚也。雖堯為天子。其如舜何。

又問刑。

子張問曰。堯舜之世。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以教誠而以愛深也。龍子以為一夫而被五刑。敢問何謂。孔子曰。不然。五刑所以佐教也。龍子未可謂能為書也。

宰我又問烈風淫雨。

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事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已而納之于尊顯之官。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陽清和。五星不悖。烈風雷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焉之行合于天也。

又問六宗。

宰我曰。敢問裡于六宗。何謂也。孔子曰。所宗者六。皆繫祀之也。埋少牢于太昭。所以祭時也。祖迎于次壇。所以祭寒暑也。王子郊宮。所以祭日也。夜明。所以祭月也。幽宗。所以祭星也。雩宗。所以祭水旱也。裡于六宗。此之謂也。

子張問山。

子張問書云。奠高山。何謂也。孔子曰。高山。五嶽。定其差秩。祀所視焉。子張曰。其禮如何。孔子曰。牲幣之物。五嶽。視三公。卜名山。視子男。子張曰。仁者何樂于山。孔子曰。夫山者。巋然高。子張曰。高則何樂。孔子曰。夫山。草木植焉。鳥獸蕃焉。財用出焉。直而無私焉。四方

皆伐焉。直而無私。畏吐風雲以遁乎天地之間。陰陽雨露和合之澤萬物以成。百姓咸饗此仁者之所以樂乎山也。

公西赤問太甲

書曰。其在祖甲不羨。惟王公西赤曰。聞諸。晏子湯禮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太君。夫太甲為王居喪行不羨。同稱君何也。孔子曰。君子之于人計謗而除過。太甲即位不明。居喪之禮。而千家寧之政。伊尹放之于桐。憂思三年。追悔前愆。起而復往。謂之明主。以誠觀之。雖四三王不亦可乎。

子貢問孫文子

子貢問曰。昔孫文子以衛侯哭之。不哭知其將鬻為亂

不敢舍其重器。而行蓋寘諸戚。而善晉大夫二十人。或稱其知。何如。孔子曰。人知其為知也。吾未知其為知也。子貢曰。敢問何謂也。子曰。食其祿者必死其事。孫子知衛君之將不君。不念。伏死以爭。而累規去就。片利携貳。非入臣也。臣而有不臣之心。明君所不赦。幸哉。孫子以呼免戮也。

子思問堯舜之道

夫子閒居喟然而歎。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脩將忝祖乎。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于進瞻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折薪。其子弗克負。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繫其克。

又問人君任賢

子思問于夫子曰。為人君者莫不知任賢之逸也。而不能用賢何故。子曰。悲不設也。所以官人任能者。由于不明也。其君以譽為賞。以毀為罰。賢者不居焉。

又問法與禮樂

子思問于夫子曰。伋聞夫子之詔。正俗化民之政莫善於禮樂也。管子任法以治齊。而天下稱仁。是法與禮樂異用。而同功也。何必但禮樂哉。子曰。堯舜之化百世不輶。仁義之風遠也。管仲任法。身死則法息。嚴而寡恩也。若管仲之智。足以定法。材非管仲。而專任法。終必亂成矣。

又問審由

子思問于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偽。必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疑周。其所察。聖人難諭。

孔蔑察子賤

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蔑。問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失。孔蔑曰。自吾仕者。未有所得。而有所失者三。曰王事。若龍學焉。得習。以是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祿少。鬻之不足。及親戚。親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奉。死視病。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者三也。孔子不悅。而復往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失。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

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復而行之，是學日益明也。奉祿雖少，鬻市得及親戚，是以親戚益親也。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夜勤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謂子貳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也。斯焉取斯？

子貳問盜

子貳為信陽令，辭孔子行。孔子曰：力之順之，因之。子之時無奪無伐，無盜。子貳曰：賜少日事君子，君子固有盜者耶？孔子曰：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善以為己，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

子跖問管仲

子跖問於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木人也。子跖曰：昔者管子說襄公，襄公不說，是不辨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無能也。家殘于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中，無慚色，是無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是無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悅。管子非不辨也，襄公不知悅也。欲立子糾而不能，非無能也。不遇時也。家殘于齊，而無憂色，非不慈也。知命也。桎梏居檻車，而無慚色，非無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非不貞也。知權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非無仁也。召忽者，人臣之柄也。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天下。夫何爲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爲

溝中之瘠。不死則功用見於天下。夫何爲死之哉。由汝不知也。

子貢問死人有知

子貢問孔子死人有知無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莘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欲言無知恐不孝子孫棄不葬也。賜欲知死人有知將無知也。死徐自知之猶未晚也。

曾子問廟禮

曾子問曰。廟有一主禮與。孔子曰。未知其爲禮也。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又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周天子巡狩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言必

有尊也。今也取七主之廟以行則失矣。

子路拯溺

曾有溺者。子路拯之。其人拜之以平。子路不受。孔子曰。魯人必不拯溺矣。子路曰。由也聞諸夫子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爲心也。非圖報也。孔子曰。由是也。前言戲之也。

宰我問鬼神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予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

子夏

孔子嘗出行。顏淵後。遇雨。欲假蓋。顏淵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也吝於財者也。毋爲假蓋。蓋護其短也。

又

子夏讀詩已畢。孔子問曰。爾亦何大於詩也。子夏對曰。詩之於事也。昭乎若日月。燎乎如星辰。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二王之義。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咏先王之風。亦可以發情忘食矣。夫子曰。商也可與詩矣。然吾見其表。未見其裏也。

有若

孔子沒。弟子思慕之。以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師之如孔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之。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宿畢。竟不雨。敢問夫子。何以知此。

有若默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南宮敬叔

初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載其寶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貲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子游侍曰。敢問何謂。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有後患也。敬叔聞遂循禮施散焉。

敬叔即南容

子夏問君之母與妻喪

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如之何。夫子曰。居處言語飲食衎衎爾。子貢問。嘗祭。

敬叔即南容

仲尼當奉存而進其親也。憇其行也。趨趨以數已。祭子貢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荐其荐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恍惚之有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

子貢問禮樂

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禮於樂。素薄於德。於禮虛。子曰。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斐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

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斐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入也。

子貢問喪

子貢問喪。子曰。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

曾子問喪吊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吊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辟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吊哭。不亦虛乎。

曾子問曰。本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

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其身不敢私服
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
後殷祭禮也。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
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
過時不祭禮也。

曾子問曰祭必有戶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
喪者必有戶。凡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
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戶。是
殤之也。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問曰殤不祔祭
何謂陰厭陽厭。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
也。其吉祭牲祭殤不舉無脯俎無玄酒不告利成。

是謂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自
尊於東房。是謂陽厭。

曾子問曰爲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
何謂私館不復也。孔子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士
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
也。

子游問喪慈母

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
子外有傳。内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昔
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喪。及其死也。公弗忍也。
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
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

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八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

賓牟賈侍坐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咏嘆之淫泆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軒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聲遙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間。諸長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

子夏問仇。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天下共也。遇諸市朝。不及兵而闔。曰。請問居兄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街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闔。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

曾子問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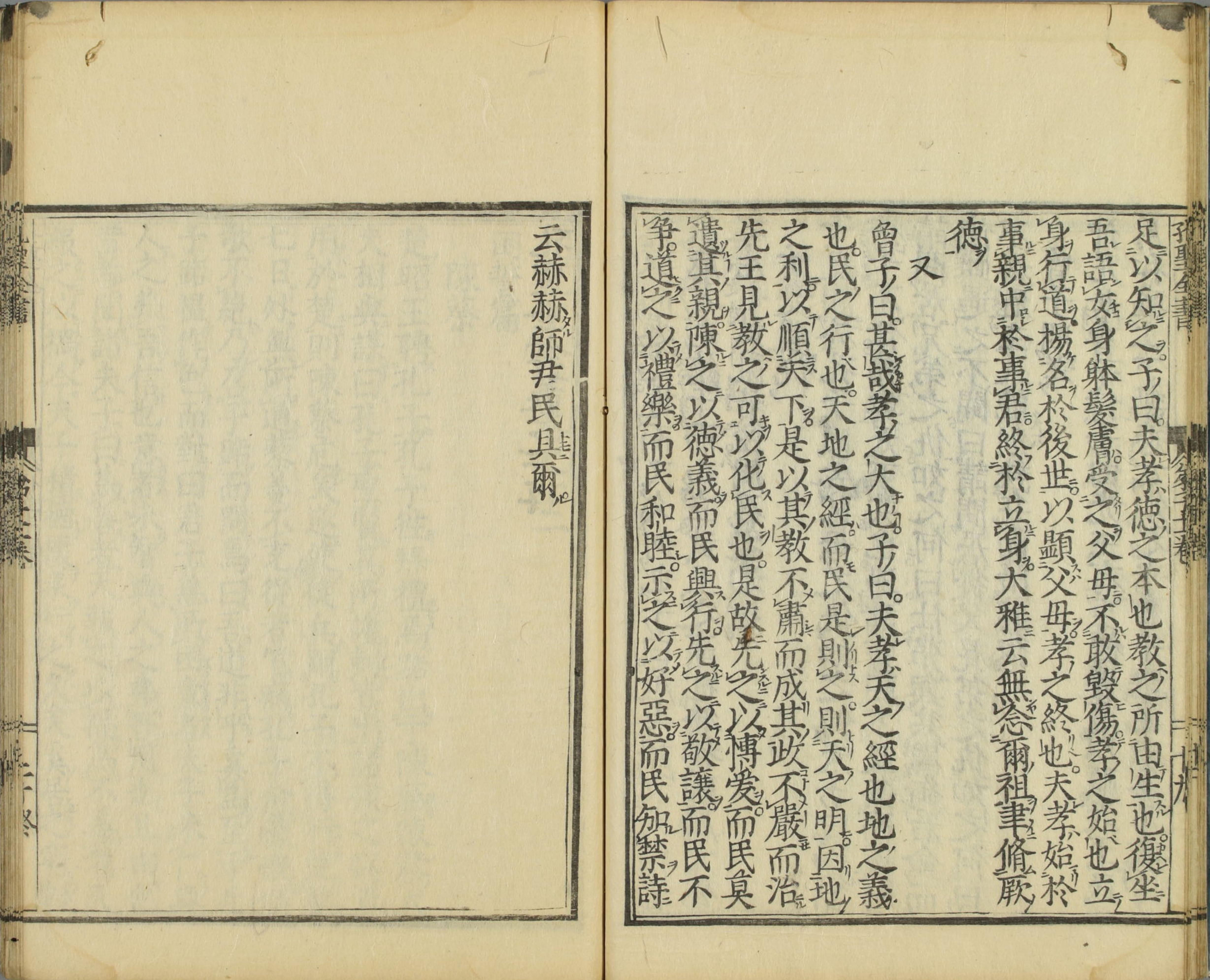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乎。平。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

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誼。友身。躰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無忘爾祖。聿脩厥德。

又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王以敬讓而民不爭。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

云赫赫師尹。民具爾。



孔聖全書卷之十二

刻孔聖全書卷之十二

困誓篇

陳蔡

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跔出乎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賢，其所譏刺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通。藜羹不充。從者皆病。孔子愈慷慨，頌歌不絕。乃召子路而問焉。曰：「吾道非乎？奚為至于此？」子路愠作色而對曰：「君子無所困。」意者夫子未仁與人之弗信也。意者味智與人之弗用也。且由也昔者聞諸夫子曰：「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父矣。奚居之窮也？」

子曰。由未之識也。吾語女。女以仁者為必信。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汝以智者為必用。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汝以忠者為必報。則關龍逢不見刑。汝以諫者為必聽。則伍子胥不見殺。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何獨丘子。且芝蘭生于幽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脩道立德。不為窮困而改節。為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是以晋重耳之有伯心。生干曹衛。越王勾踐之有伯心。生于會稽。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達。處身而當逸者。則志不廣。庸知其終始乎。子路出。召子貢。告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盍少貶焉。子曰。賜。良農能稼。不必能穑。良工能巧。不能順君。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嘆曰。有是哉。

又

孔子遭厄于陳蔡之間。絕糧七日。弟子餒病。孔子弦歌。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不應。曲終而曰。由來吾語女。君子好樂為無驕也。小人好樂為無懼也。子路悅。援牋而舞。二終而出。明日免于厄。子貢執鞭。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遭此難也。其弗忍矣。孔子曰。善。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也。吾

聞之烈士不困行不彰庸知其終激憤厲志之始乎是乎。

又

孔子窮于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糁。顏色甚憊。而弦歌于室。顏回擇菜于路。子貢相與言曰。六子再逐于魯。削迹于衛。伐木于宋。窮于商周。圍于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瑟。未嘗絕音。君子之無耻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紳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蹠子貢入。子蹠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于道之謂通。窮于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于子。

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露既降。吾以知裕朴之茂也。陳蔡之厄于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蹠抗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于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于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

陳蔡太公任說

孔子圍于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鷩焉。名曰意怠。其為鷩也。翂翂翶翶。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前。退不敢後。食不敢先當。必取其次。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

是以免于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篤智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隳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于狂。削迹捐勢，不為功名。是故無責于人人，亦無責焉。至于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逐于大澤，衣裘褐食芋粟，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况人乎？

師金說

孔子西遊于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為奚如？」師金曰：「惜乎！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芻狗之末陳也。盛以篋，行巾以文繡，尸祝齊戒以將之，及

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其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行巾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以夢必且數昧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卧之下，故伐木于宋，削迹于衛，穷于商周，是非其夢耶？圓于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非其昧耶？夫水行莫如用舟，陸行莫如車，以舟之可行于水也，而求推之于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斬行周，于是猶推舟于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缺。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被人之所引，非引入也。故俯仰而不得罪于人乎？」

陳蔡論顏子

孔子窮乎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顏回索米炊之。幾熟。孔子見回攬籩而食之。問。謂孔子進食。孔子佯為不見。起曰。今者夢先君食。潔後饋回。對曰。向者煤室入籩中。棄食不祥。回攬而飯之。孔子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

畏匡

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曰。惡有脩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患者乎。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是丘之過也。若吾非陽虎。而以我為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我歌子和

子路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孔子曰。不觀高崖。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深淵。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士能慎此三者。則無累於身矣。

簡子。匡人失之者。以人之失。身在焉。三患也。

又

孔子遊于匡。匡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絕。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謹穷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父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穷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違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兒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在前。視死若生者。列士之

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惧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魚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圖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趙簡子

孔子自衛將入晉。至于河。而聞竇鳴犧舜蒼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責趙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犧舜蒼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湏此二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乃殺之。丘聞之。剗脰殺天。則麒麟不至。其如澤竭涸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君子謹傷其類也。夫鳥獸之于不義也。尚知避之。而况乎丘哉。乃還息乎鄒鄉。作繁琴以哀

之也。
達楚

孔子達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世不可待。來世不可追。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趋。迷陽迷陽。魚復。吾行。郤曲郤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

楚昭王

楚昭王召孔子。將使執政。而封以書社七百。子西謂楚王曰。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卒使諸侯。有如宰

予者子辭令政事有如子貢者乎。昔文王處豐武王處鎬。豐鎬之間百乘之地。伐上殺主立為天子。世皆曰聖王。今以孔子之賢而有書社七百里之地。而三子佐之。非楚之利也。王遂止。

顏闔

魯哀公問于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坂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亂以文為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汝與予。願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偽非所以裸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能以士齒之神者。弗。
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

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惟真人能之。霄小也。金謂斧鉞。木謂桎梏。

女樂

孔子相魯。齊人患其將伯。欲敗其政。乃選好女子八十人。衣以文繡。而舞以容樂。及文馬四十。以遺魯君。陳女樂文馬于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之。將受焉。子路言于夫子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知若致膾肉。大夫是則未屢。其常吾猶可以止也。桓子既受女樂。君臣淫荒。三百日不聽國政。郊且不致膾俎。孔子遂行。

出衛

孔子出衛之東門。送姑布子卿曰。三子引車避有

入將來必相我者也。志之。姑布子卿亦曰。二三子引車避。有聖人將來。孔子下步。姑布子卿迎而視之。五十步從而望之。五十步顧。子貢曰。是何為者也。子貢曰。賜之師也。所謂魯孔丘也。姑布子卿曰。是魯孔丘與。吾固聞之。子貢曰。賜之師何如。姑布子卿曰。得堯之穎舜之目。禹之頸臯陶之喙。從前視之。蓋蓋乎。似有王者從後視之。高肩弱脊。此不及四聖人者也。子貢吁然。姑布子卿曰。子何患焉。汙面而不惡。葭會而不籍。遠而望之。疊疊乎。若喪家之狗。子何患焉。子貢以告孔子。孔子無所辭。獨辭喪家之狗耳。患焉。子貢以告孔子。孔子無所辭。獨辭喪家之狗耳。曰。丘何敢乎。子貢曰。汙面而不惡。葭喙而不籍。賜知之矣。不知喪家狗何足辭也。子曰。賜也。獨不見夫喪立。何當乎。

謳丘嘆

子跖與巫馬期薪于謳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于謳丘之上。子跖與巫馬期曰。彼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巫馬喟然仰天。而歎闇然投鏗于地。曰。吾聞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子跖心慚。故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來何為偕出而

先返也。子跖具以告孔子。援琴而彈。詩曰。肅肅鵠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糴。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予道不行耶。使汝願者。

盜跖論

孔子謂盜跖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羨。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悅之。此上德也。智維天地。能辦萬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唇始激丹。齒始齊。宜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耻焉。將軍有意聽乎。予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真將軍為諸

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羨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耶。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數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夫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也。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立錐之地。湯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耶。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土木。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冬積薪。冬則煖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居。起則于。于民知

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魚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于涿鹿之下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以後強凌弱衆暴寡自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世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于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丘而乃謂我為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之從徒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于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蹠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菹于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耶則冉逐于魯削迹于衛窮于齊圍于陳蔡不容身于天下教子路道

此患上無以為弟下無以為入子之道豈足貴耶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熟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返其性情其行甚可羞也世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于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于河魚鱉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之尾生興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于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

于伍子胥。子胥沈河。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所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入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托于無窮之間。忽然無翼。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悅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

獲麟

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樵于野。而獲獸焉。衆莫之識。以為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夫子曰。虧身而肉角。豈天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至視之。果然。言偃曰。飛者宗鳳。走者宗麟。為其難致也。敢問今見其誰應之。子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為之祥。今宗周將滅。天下無主。孰為來哉。遂泣曰。予之于人猶麟之于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今麟鳳遊。今非其時。吾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叔孫氏魯大夫車士。引車者。子姓也。白思貞矣。息鄉操

趙簡子使聘孔子。孔子將至焉。及河。聞鳴犧與寶犧之見殺也。廻輿而旋之。衛息卿遂為擗曰。周道衰微。禮樂凌遲。文武既墜。吾將焉歸。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鳩鳴春然。顧之慘然心悲。巾車僕駕。將造唐都。黃河洋洋。攸攸之魚。臨津不濟。還轍息卿。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翹翔于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

待時歌

楚王使使聘夫子。宰予冉有曰。夫子之道至是行矣。遂請見。問夫子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與許由之賢。夫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無文主之君也。雖有太公孰能識。

之乃歌曰。太道隱兮。禮為基。賢人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欲何之。

東周論

孔子生于亂世。莫之容也。故言行于君。澤加于民。然後仕。言不行于君。澤不加于民。則處孔子懷天覆之心。挾仁聖之德。閼時俗之汙泥。傷紀綱之廢壞。服重歷遠。周流應聘。而當世諸侯莫能任用。是以德積而不肆。太道屈而不伸。海內不蒙其化。群生不被其恩。故喟然嘆曰。如若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故孔子行說非欲私其身。運德于一城。將欲舒之于天下。而建之於群生者耳。良曰。夫士之知斷。不以爲子不近也。

陳蔡處困說

孔子遭難。陳蔡之境。絕糧。弟子有飢色。孔子歌于兩柱之間。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不應。曲終而曰。由。君子好樂。為無驕也。小人好樂。為無懼也。其誰知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不悅。授手而舞。三終而出。及至七日。孔子脩樂不休。子路愠見曰。夫子之脩樂時乎。孔子不應。樂終而曰。由。昔者齊桓伯心生于莒。句踐伯心生于會稽。晉文伯心生于驪氏。故居不坐。則思不遠。身不約。則知不廣。于是旦明日免于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遇此難也。其不可忘也。孔子曰。語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夫陳蔡之間。立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人也。吾聞人君不困。不成王。列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湯困于莒。文

王困于羑里。秦穆公困于穀。齊桓困于長勺。句踐困于會稽。晉文困于驪氏。夫困之為道。猶寒之及暖。煖之及寒也。惟賢者獨知而難言之也。易曰。困。亨。貞大吉。无咎。有言不信。聖人所與。久難言信也。

新刻孔聖全書卷之十二 終

刻孔聖全書卷之十三

謚號附章服

周敬王四十二年魯哀公誄孔子為尼父
西漢平帝元始元年追謚為褒成宣尼父
東漢和帝永元四年封為褒尊侯

後漢孝文太和十六年改謚為文宣尼父
後漢靜帝大象二年詔進封為鄒國公

隋文帝贈為先師尼父

唐太宗貞觀二年升為先聖

十一年尊為尼父

高宗乾封元年追贈為太師

武后則天天授元年封為隆道公

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詔追謚為文宣王乃出王者袞冕之服以表之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駕至兗曲阜縣謁先聖廟。有司定儀止肅揖。帝特展拜以表嚴師崇儒之意。又幸孔林以古木擁道降輿乘馬詣墳拜尊帝曰唐明皇褒先聖為王朕欲追謚為帝可乎當令有司檢討故事以聞或云文宣周之陪臣周止稱王不當加以帝號遂詔加謚為玄聖文宣王。二年加先聖冕服桓圭一從上公之禮冕九旒服九章。先是以宋為圭至是始易以玉。五年詔改為至聖文宣王。

父叔梁紇追封為齊國公

母顏氏追封為魯國太夫人

娶宋开官氏追封為鄆國夫人

徽宗崇寧四年從國子司業蔣靖之請詔太常寺考正文宣王廟象冠服制度用王者冕十二旒袞衣服九章。畫圖鏤板印賜仍頒降天下州縣學咸使依圖改正歷代以先聖與門人同服袞冕至是始服王者之服

元武宗大德十一年詔加封為大成至聖文宣王

齊國公叔梁紇為啓聖王

魯國太夫人顏氏為啓聖王太夫人

國朝洪武三年詔封爵仍舊

銘

杏壇銘

高德裔金開州刺史

周室下衰。王綱解紩。非大聖人。狂瀾莫救。天挺夫子。生民未有。立言範世。木舌金口。三千之徒。義由此受。我瞻遺壇。實為教首。萬代護持。天長地久。

手植檜銘

張額元導江教授

宣聖手植檜于丙戌之火根或歲之歲久無遺後八十歲在癸巳是為至正三年額來為教授甲午春仲東廡頽阤甓隙間茁焉其芽躬指復于故處疾之曰此檜日茂則孔子日興明牛春翠色葱然又明牛丙申秋滿去嘉禾言之有相也銘以識之其詞曰茲檜之幹高參于天茲檜之根深及于泉是為手植自古有傳去聖伊何曰歲二斗氣芳而達色敷而堅

誰謂崑崙良玉以寶誰為斧斤美茹以連嘉種載衍有芽其卷出乎甓間東廡之偏乃徙故處全其天然孔子以興矢言有焉與若王祀葱葱芊芊聖道以續聖澤以延肫肫其仁淵淵其淵自今以始千億萬年

魯壁銘

在天成象壁星主文聖人藏書所以順天也噫乾坤不可以久否故受之以泰日月不可以久晦故經之以明文籍不可以久廢故受之以巽我夫子當周之衰則否屬魯之亂則晦及秦之暴則廢過漢之王則興其廢也賴斯壁而藏之其興也因斯壁而發之矧乎三墳言大道也达乎君則堯舜禹湯文武之業盾矣述乎臣則臯夔稷契伊呂之功盡矣濟乎世則六

府存矣化乎人則五教立矣。向使不藏魯壁，蓋委秦坑燔飛聖言灰竭帝道。則後之為君者不聞堯舜禪讓之德，禹湯征伐之功，文武憲章之典，將欲化民不亦難乎？後之為臣者，臯之述九德，夔之和八音，稷之三百穀，契之遜五品，伊之翊贊，呂之征伐，復欲致君不亦難乎？世不知六府，則無以食之人。有草服之衆與夷狄同寢，人不知五教，則忘父子之慈孝，兄弟之友恭，與鳥獸無別矣。欲見熙熙之國政，平平之王道，不亦遠乎？嗚呼！金有羸玉有積，防之以關鍵，固之以緘縢，人必有竊而求之者，蓋重利也。斯璧藏君臣之道，父子之教，人無求行之者，蓋輕義也。恐壞斯璧，毀斯文命，共王以壞之，伏生以頌之，使天皎然如上古。

之道其大矣哉！銘曰：

據山高兮為秦城，鑿池深兮為秦坑。城之高兮胡先壞，池之深兮胡先平。伊斯璧兮藏家書，歷秦亂兮猶不傾。壞之者共王，誦之者伏生。發典謨訓誥之義，振金石絲竹之聲。如天地兮否，而復泰如日月兮晦。而復明，秦之焚兮未盡。我不為燼，秦之坑兮未得爾滅其國。江海涸竭，乾坤傾側。惟斯文兮用之，不息。

詩禮堂銘。

李東陽

闕里孔廟之東，有詩禮堂。蓋舊名也。按察僉事黃君繡重建茲廟，嘗聞故衍聖公弘泰言：金章宗謁廟時，為行幄以駐蹕。比去，有司請撤之。章宗去畱孔氏為延賓齋，遂止。勿撤近燬于火。今稍移而東南數步，許

加崇廣焉。因爲銘以遺。今衍聖公聞詔。俾識之。銘曰。
惟孔有庭。聖訓攸在。父立子過。其徒是賴。其訓維何。
維詩及禮。手所刪定。教自家始。聖不可作。庭名固存。
萬世是師。矧惟子孫。有齋延賓。金所駐蹕。惟夷則然。
矧我中國。新廟既闢。新堂亦遷。有來繩繩。世守勿愆。

金絲堂

金絲堂舊在孔廟左廡之東。東亘井前。宜詩禮堂。嘗
搥地得石刻。知爲孔子故宅。蓋世所傳魯共王聞金
石絲竹者也。歷代之樂器藏于其間。化者廟晚。而堂
猶存。新廟之闢。堂廟皆入。左廡金絲。則移而西。與詩
禮正相直。東陽既各。爲篆額復爲銘。金絲之銘曰。維
孔有宅。曰維聖門。魯共何人。欲壞更存。維璧有書。四

代之文維堂。有聲八音。是聞此事。茫昧。書則真。有
堂載刻。新宅其舊。聞樂知德。斯言已久。金絲在焉。名
不可朽。昔堂在東。今堂在西。欲究厥初。觀我銘詩。
唐玄宗詩

夫子何爲者。棲棲一代中。地鄰鄒氏邑。住近魯王宮。
嘵鳳嗟時否。傷麟怨道窮。今看兩楹奠。常與夢相同。
國朝洪武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太祖高皇帝遣國子祭酒孔克堅代祀先聖。因取詩
以遺之。

孔氏曾係祭祖回。但言農務野荒開。我言蓋世民容。
吾必解春風。每歲來贊咏。

唐睿宗宣聖贊

猗歟夫子。實有盛德。其道可尊。其儀不忒。刪詩定禮。百王取則。吾豈匏瓜。東西南北。

宋太祖御製宣聖贊

王澤下衰。文武將墜。尼父挺生。河海標異。祖述堯舜。有德無位。哲人其萎。鳳鳥不至。

真宗御製宣聖贊

立言不朽。垂教無疆。昭然令德。偉哉素王。人倫之表。帝道之綱。厥功茂實。其用允藏。時中既畢。盛典載揚。洪名有赫。懿範彌彰。

徽宗御製宣聖贊

厥初生民。自天有造。百世之師。立人之道。有彝有

高宗御製宣聖贊

倫垂世古。教爰集成。大成千古。允歸乃嚴。斯所乃瞻。斯宮瞻彼。德容云孰。不崇

理宗御製宣聖贊

大哉宣王。斯文在茲。帝王之式。古今之師。志則春秋。道由忠恕。賢于堯舜。日月其渝。惟時載雍。戢武。武功肅昭。盛儀海宇。聿崇

聖孔尼父。秉德在躬。歷聘列國。道大莫容。六藝既

作。文教聿崇。古今日月。萬代所宗。

小影贊

尹復臻廟學教授

夫子之象。其初孰傳。得于其家。幾二千年。仰聖人之容。色瞻古人。之衣冠。信所謂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

安若夫其道如神其德如天則自古民以來未有知夫子蓋無得而名言

謁廟贊

輒壘佳台山東僉事

於戲天地吾知其大也。料數眞迹乎營圭江河吾知其至廣也。泳游不過乎航葦吾夫子之德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之也。不江不河潤則有餘非日非月光無不及微末子則不知其所以始微夫子則不知其所以終。像範百王憲章後世祀典常奉歷代有之孔林茂密子孫保之釋奠廟貌神其歆之

手植檜贊

米芾宋太常博士

廟東皇養白日御元氣昭道一動化機此檜植矯龍

恆挺雄質一千金敲金石紅治亂如一日百代公私圭璧

手植檜聖像贊

元明善

乙巳冬十二月拜林廟還得手植檜把握詎就刻之為宣聖頤孟十哲像且以楷為龕像出于手檜為難其得于煨燼之餘又為難合是一難宜為儒家世寶乃百拜而為贊云體則微理則全望之儼然就之溫然見其參于前手所植焉形所寓焉歛之晉窺浩浩其天是倚以為甘棠之賢耶抑與夏鼎殷槃而傳也

弟子贊

子貢擬夫子于天地

齊景公謂子貢曰。仲尼子之師也。仲尼其賢乎。子貢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嘻然而笑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慄然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臣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神尼辟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滿腹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公曰。先生之譽得無太甚乎。子貢曰。臣賜何敢尚慮不及耳。臣譽仲尼辟猶捧土而附太山。其無益明矣。臣不譽仲尼辟猶两手挹太山。無損明矣。景公曰。善。豈其然。善。豈其然。詩云。綿綿翼翼。不測不克。

又問擬于天。

齊景公謂子貢曰。子誰師。曰。臣師仲尼。公曰。仲尼賢。

乎。對曰。賢。公曰。其何若。對曰。不知。公曰。子知其賢。不知其奚若。可乎。對曰。今謂天高無少。長智愚皆知其高。高幾何。答曰。不知。是以知神尼之賢。而不知其奚若。

擬夫子于江海。

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為人何若。子貢對曰。賜不能識也。簡子不悅。曰。子事孔子數十年。終業而去。之今寡人問子。子曰。不能識。何也。子貢曰。賜辟之猶渴之飲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何足以識之。

又擬太山。

子貢見太宰嚭。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能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矣。

子其猶太山林也。百姓取其材焉。太宰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壞太山。豈見其高故曰。予不知也。

入答東郭子惠問

東郭子惠問于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隱括之門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修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拒是以雜也。

子路擬于鍾

趙襄子謂仲尼曰。先生委質以見入主七十二君矣。而無所通不識世無明君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仲尼不對。異日襄子見子路曰。嘗問先生以道。先生不對。知而不對。隱也。隱安得為仁。若信不知。安得為聖。

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鍾而撞之以擬。豈能發其聲乎。

君問先生猶以擬撞乎

子游擬于雨

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曰然。人亦愛之乎。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人丈夫捨珠珮。婦人捨珠珥。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等瑟之音。仲尼死。吾不知魯人之愛夫子。奚如。子游曰。子產之于夫子。其猶浸水之于天雨乎。浸水所及則生。不及則死。斯民之生也。必以時雨。既以生莫知受其賜。故曰。子產之與夫子也。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

學孔喻

或曰。有入焉。自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堂。伏其

几襲其常。則可謂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質非也。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忘其皮之虎聖人虎炳。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襟弛。辯人貔別其文萃也。狸變。則豹豹變。則虎。

鑄顏喻

或問世。言鑄金。金可鑄與。曰吾聞覲君子者。問人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與。孔子魯鑄顏淵矣。或人跋然而喜。曰。旨哉。吾問鑄金得鑄以人。

潛心篇

或問潛心于聖。曰昔仲尼潛心于文王矣。達之顏子亦潛心于仲尼。未達一間矣。神在所潛而已矣。天神天照智四方。天精天萃萬物作類。

待勢篇

二帝三王教以仁義。而天下變。孔子亦教以仁義。而天下不從者何也。昔明王有綾冕以尊賢。有斧鉞以誅惡。其賞至重。而其刑至深。天下變之。孔子賢。顏淵無以賞。之。賤孺悲。無以罰。之。故天下不從。是故道非。權不立。非勢不行。

窮達論

或問曰。夫子德盛矣。化神矣。然且窮之。何也。曰。窮夫予者。所以達天下也。向使夫子達。而君之不過。曰文。曰武而已。使達而臣之。不過。稷焉。契焉而已。六經未必作也。四教未必陳也。聖人達于當時。後人不窮于後時乎。

汾亭操

子游汾亭鼓琴。有冉而釣者過曰。羨哉琴意。傷而和。怨而靜。在山澤而有廟廊之志。非太公之都。磻溪則仲尼之宅。泗濱也。子驥而歌南風。釣者曰。嘻。非今日事也。道能利生民。功足濟天下。其有虞氏之心乎。不知舜自鼓也。聲存而操變矣。子遷舍瑟。謂門人曰。情之變聲也。如是乎。起將延之。釣者搖竿鼓枻而逝。門人追之。子曰。無追也。播鼗武入于漢。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固有之也。遂志其事。作汾亭操焉。

莊子贊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

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太本。復靈以生鳴。而當確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宜服入之口而已矣。使入乃以心服。而不敢。蓋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見彼乎。

靈音悟

又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方履者知地形。緩佩缺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以為不然。何不號于中。

國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于是公號之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二丈夫儒服而立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可謂多乎

一人謂孔子

公甫文伯

魯公甫文伯死其母不哭季孫聞之曰公甫文伯之母貞女也子死不哭必有方矣使人問焉對曰昔是子也吾使之事仲尼仲尼去魯送之不外魯郊贈之不與家珍病不見士之視者死不見士之流淚者死之日宮女縗絰而從者十人此不足于士而有餘于婦人也吾是以不哭也詩曰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

閔子騫論

閔子騫始見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喪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友為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脅中而不能在是以菜色今被夫子之文寢深又賴一二子切磋而導之內明于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視之如墮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之謂也

韓傳贊

孔子抱聖人之心彷徨乎道德之域逍遙乎無形之鄉倚天理觀人情明終始知得失故興仁義厭勢利

以持養之于時周室微王道絕諸侯力政強劫弱衆暴寡百姓靡安莫之紀綏禮樂廢壞人倫不理汙淫孔子自東自西自南自北匍匐救之

七儒解

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能察之，然後可入道也。游俠之儒田仲優孟是也。弗要于理，惟氣之使，不可以入道也。文史之儒司馬遷班固是也。浮文勝質，纖巧斷朴，不可以入道也。曠達之儒莊周列禦寇是也。驟情縱誕，滅絕人紀，不可以入道也。智數之儒張良陳平是也。出入機慮，或流譎詐，不可以入道也。章句之儒毛萇鄭玄是也。牽合附會，有乖墳典，不可以入道也。事功之儒管仲晏嬰是也。迹存經世心，則假譎

不可以入道也。道德之儒孔子是也。千萬世之所宗也。我所願則學孔子也。其道則仁義禮智信也。其倫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其事易知且易行也。能行之則身可修也。家可齊也。國可治也。天下可平也。我所願則學孔子也。

右解出宋潛溪

太成論

疏食水飲，夫子伯夷之清也。乘田委吏，夫子下惠之和也。木鐸斯文，夫子伊尹之任也。孔非集大成乎？

又

假春秋之筆，以誅亂賊。孔子洙泗之堯舜也。談仁義之兵，以謀桀紂。孟子戰國之湯武也。道雖不同，皆異

世而同誅

又

春秋之時無孔子則顏淵沒于陋巷而少正卯為閭人戰國之時無孟子則匡章陷于不孝而陳仲子為

庶士

齊太史贊

齊太史字與南宮敬叔曰。孔子生乎衰周。先王典籍錯亂無紀。而乃論百家之遺記。考正其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述書。定禮理樂。制作春秋。讚易道垂訓後嗣。以為法式。其文德著矣。凡所教誨。束脩以上三千餘人。或者天將與素王乎。夫何其盛也。

子貢擬于天擬于海

楚昭王以安車衆餚。因宰予以遺孔子。宰予曰。夫子無以此為也。歸以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夫子曰。夫言過實。使久信之。含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

新刻孔聖全書十三卷大尾終

孔聖全書跋

孔聖全書成凡海內士大夫無不知有應秀安生者蓋嘉其萃至聖之言行廣後學之愈見耳至於步扶母柩間關千里親嘗父藥展轉三季動克讓於昆季推至心於豚魚則又學士大夫所不及知者使在聖門吾不知

其可雁行於顏閔之徒與否所謂善學聖人者非耶如曰書焉則子雲白首於天祿君子譏其不聞道又奚以著作為也學者當自得之

不武夷後學尚文甫哀宗周題

寬文八戊申仲春吉且
武村三郎兵衛刊行

